

机器岛

外国少年文学卷

●主 编 韩作黎
●副主编 赵惠中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二)



儒勒·凡尔纳 著
(法)

中国和平出版社



428
JQ1
=1
C-4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少年文学卷

新上本

44B-6

机器岛

(一)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袁 泉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机器岛/(法)凡尔纳(Verne, J.)著;袁泉译. -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7. 1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 外国少年文学卷/韩作黎主编)

ISBN 7-80101-816-8/G·683

I. 机… II. ①凡… ②袁… III. 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997 号

机器岛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0.125 印张 11023 千字

印数: 1-5100 套

ISBN7-80101-816-8/G·683

定价: 618.00 元 (全套共 116 册)

有人说：假如在旅行之初就不太妥当的话，那后来恐怕就会一团糟。对此，我们的4位演奏家是最好的佐证。原来他们刚从马车上摔下来。这马车是他们望穿秋水般地在前面的火车站搭乘的，不幸从坡路上翻滚了下来。他们的乐器这会儿还乱七八糟地躺在地上哭泣呢！

“有谁受伤吗？”第一个人一骨碌爬了起来，问道。

“我只擦破了一点皮！”第二个人摸摸被碎玻璃划破的脸颊，故作轻松地回答。

“我受了点轻伤！”第三个人的腿肚上流出了几滴鲜血。

还算走运，毕竟不太严重。

“我的大提琴呢？”第四个人焦急地喊道。“千万别让我的大提琴出什么毛病！”

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乐器匣都还好好的；两只小提琴、一只中提琴还有一只大提琴都完好无损，连定弦都不必；这些乐器都是名牌货，不是吗？

“该死的火车！半路上把我们丢下了！”其中的一个人又

嚷了起来。

“该死的马车！把我们摔在这样荒凉的地方！”另一个接着说。

“偏偏又赶上快黑天了！”第三个人加了一句。

“万幸我们预告的演奏会日期是后天！”第四个人想到了这一点。

但是，在这件倒楣的事情面前，这几位艺术家反倒表现出一种轻松之态，他们开始讲俏皮话，你一言我一语的。其中的一个人，按照他的老习惯，用音乐术语开玩笑来了，他说：

“这会儿我们的马车‘睡觉了’！”

“潘希纳！”他的一个同伴大声阻止他。

“那是因为事故发生得太多了一点！我想。”潘希纳继续道。

“别说了！可以吗？”

“我们还是把东西搬到另一辆车上去吧！”潘希纳又大胆地加了一句。

是的！事故确实太多了一点，读者很快就会明白的。

他们是用法语说上面的话的，但是要他们用英语说也未尝不可。因为这4位合奏者经常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国家去旅行，因此他们说起瓦尔脱·司各特和库柏的语言来十分流畅，就跟他们的母语一样。这次他们对马车夫说话时用的就是英语。

得想办法把马车夫送到附近村庄去，因为在车轴断裂的时候他从车座下摔了下来，脚骨脱了臼，不能行走了。而其他几处硬伤，虽然疼一些，却不很严重。

这条路是从一块山地上穿过去的，弯弯曲曲，路旁有好几处深邃的山涧，时不时地遇到湍急的水流，并且要经过几处很难通过的浅滩。假如车轴往下多滚几步再断的话，无疑马车可能从悬崖上翻到山涧里去，那恐怕没有谁能逃脱噩运。这次意外竟没有造成死亡事故，简直是奇迹。

但是，马车是不能再用了。那两匹马，有一匹腰部伤得很厉害；而另一匹头部被一块尖石头撞伤了，躺在地上直喘气。因此，现在不但没有马，连拉车的牲口也成问题了。

据此来看，这4位音乐家在下加利福尼亚的土地上准不会好过，一昼夜的工夫就发生了两次事故……除非你是个对一切都看得无所谓的人。

那时，在加利福尼亚的首府旧金山和圣地亚哥之间有直通铁路——它差不多位于这个古老的州的边缘。这4位旅客就是到那个大城市去的。后天他们要在那儿举行一次演奏会，这次演出已经作了大量的宣传，人们都在热切地等待着。昨天晚上他们从旧金山动身时，谁会想到火车在离圣地亚哥只剩50英里的地方，发生了这般倒楣的事呢！

“倒楣”透顶！他们当中最风趣的那位说得一点也不错。听了这位曾经得过练习曲奖的人所用的这两个字，大家都觉

得没有话好说。

火车被迫在巴夏尔车站停下,因为前面突然洪水爆发,三四英里以内的地方都被淹没了,再过去2英里车就不能通行。从事故发生到现在才不过几个钟头,因此摆渡的事情还没有办妥。

现在,只好在下面两个办法中选择一个了:或者是等车通了再坐火车走,或者是到附近的小镇去,不管什么车随便雇一辆上圣地亚哥。4位合奏家采取了后一种办法。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他们找到了一辆破旧的四轮马车,这辆车走起来哪里匡啷直响,车身尽是虫蛀的窟窿,坐在上面很不好受。跟车主讲妥价钱,他们又答应给车夫一大笔酒钱,然后把行李留在火车上,只带了乐器继续往前赶路。大概那时是下午2点钟,到晚上7点钟左右,一路上还算顺当,也不太累。可是现在又发生了第二件“倒楣事”:车子翻了,摔得没法滚动了,倒楣到如此地步!

这4位合奏家所在的地方离圣地亚哥足有20英里!

那么,为什么这4位生在法国并且生在巴黎的音乐家要到加利福尼亚的这些偏僻的地方来冒险呢?

为什么?……

让我们简要地加以说明,并且简要地描述一下这个不平常的故事中的人物——由“命运”这位神秘的角色分配者介绍登场的4位天才音乐家。

在某一年里(我们不能肯定究竟是哪一年),美利坚合众国国旗上的星星增加了一倍。它的势力南面伸展到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直到巴拿马海峡的各个地区;北面扩充到加拿大,直到北冰洋最边远地区。从那时候起,美国在工商业方面的势力空前强大起来。与此同时,这些野心勃勃的美国佬的艺术感也勃发起来了。尽管他们的作品够得上美的品味的不多,尽管他们在雕刻、音乐和绘画方面所表现的民族天才还够不上正统,但是至少他们已经普遍地爱好起艺术来了。对于许多古代和近代艺术大师的名画,他们不惜重金收买以装饰私人和公共的画廊。他们以惊人的酬金聘请了著名的戏剧和歌剧方面的艺术家以及最具天才的演奏家来表演,最终他们培养起对于美和高尚事物的感受力,尽管他们曾经一向欠缺。

就音乐而言,最先引起新大陆音乐爱好者们狂热的是 19 世纪后期的阿兰维、古诺、柏辽兹、瓦格纳、威尔第、马塞、圣-桑、来伊尔、马斯内、特里勃等著名作曲家。然后他们渐渐地能欣赏比较高深的如莫扎特、海顿和贝多芬的作品。并且开始接近这种在 18 世纪蓬勃发展的崇高艺术的源泉了。起初是歌舞剧,然后是歌剧,接下来是交响曲、奏鸣曲、交响乐组曲。而目前,就在我们讲话的当儿,合众国的好几个州正在疯狂地喜爱着奏鸣曲。假如按照奏鸣曲的音符来让他们买票的话,就算一个八分音符要 5 美金,一个四分音符要 10 美金,一

个二分音符要 20 美金，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地掏腰包。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种极端的狂热，这 4 位身价不凡的演奏家才想到要上美国来名利双收一把。从前，这 4 个好朋友是法国国立音乐戏剧学院的学生，在巴黎时已经名气不小，他们在所谓“室内乐”的演奏方面口碑颇好。这种室内乐直到目前为止，在北美洲尚未流行开。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海顿和萧邦为 4 种弦乐器——大提琴、中提琴、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写了许多弦乐四重奏，这 4 个人以精湛的技术、美妙的和谐、深刻的感情介绍了这些作品！除非音乐天才，这种演奏要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当时人们对于那些庞大的交响乐演奏开始感到腻烦，这是 4 位音乐家成功的另一因素。要知道音乐并不只是把音波以艺术手法结合在一起的一种震荡，更不能让这些波浪发作成为震耳欲聋的暴风雨。

总之，我们的 4 位演奏家决定要让美国人领略一下室内乐的那种柔美和无以言表的乐趣，他们便相约一起来到了新大陆。2 年来，美国的音乐迷们热烈地为他们喝彩，爽快地给他们美金。无论昼夜，他们的演奏会总是人群爆满。人们亲切地唤他们为“四重奏”，但“四重奏”很难满足富家子弟的盛情相邀。假如他们不参加，那么什么节庆、集会、茶会、宴会、甚至足以引起社会人士重视的游园会，都无法举办了。这种狂热使这 4 位合奏者的口袋鼓胀起来，假使把这些美金都存

放在纽约银行的保险箱里，数目一定相当可观。但是为什么说“假使”呢？因为我们的这几位美国化了的巴黎人，常常挥金如土。这几位琴弓王子、四弦皇帝们，他们压根儿不曾想到要攒钱！他们认为这种冒险生活很够刺激，随时随地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得到很多的酬金，从魁伯克到新奥尔良，从纽约跑到旧金山，从新苏格兰到得克萨斯——这种生活有些波希米亚的味道，可这青春的波希米亚则是最迷人、最古老、最为我们老大的法兰西所渴慕的一个地方！

扯得太远了。现在我们应当就4位演奏家逐一介绍，因为我们的读者中，有些人从来也没有甚至以后也不会有机会听到他们了。

潘希纳，27岁，中提琴。平常大家都管他叫“殿下”，是他们中间最年轻的一个。头发像茶褐色，上唇留了两撇八字须，往上翘着。看上去像个调皮娃娃，永远也长不大似的。但他机敏灵活，聪慧。他的舌头常常在白而密的牙齿间打响，老爱开玩笑，说一些音义双关的俏皮话，改也改不了，是他们中最好调侃的一个。他喜欢进攻别人，随时随地。情绪永远是高亢的，大约因为中音部的乐谱看得太多了的缘故，他的乐器——他说这好比是管家婆的钥匙——是中音部的。他性格和蔼可亲，喜欢跟人开玩笑，从不在意别人是否可能不高兴。为了这件事，他常常受到“四重奏”首领的教训和责备。

弗拉斯告莱，30岁，第二小提琴。他的头发和胡子是棕

色，个子不大，有点发福。他黑眼睛，长鼻子，鼻梁上永远架着一副金边的近视夹鼻眼镜，致使夹眼镜的地方泛起了红痕。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人热情诚恳，乐于助人，总是一个人把打杂的累活包下来，不让他的同伴们做。他是4个人的会计，总劝大家花钱节省点，但是从来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对于他的同伴伊凡尔内的成功他一点也不妒忌，他也没有野心想站在乐谱架前来一次小提琴独奏；不过他却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这时候他穿的是旅行装，套着一件宽大的外罩。

伊凡尔内，32岁，第一小提琴。头发卷曲呈金黄色，脸光光的没有留胡子，眼睛又大又黑。身材高过常人，人很瘦（他希望始终如此）。手很长，天生适合拉提琴，手指按在他的括内里欧琴的指板上的时候可以伸得很远，一点也不受限制。他喜欢戴丝质的高帽子，穿深颜色的披肩，也许有点过分爱修饰。无疑他是4个人中间最无忧无虑、最不关心利害得失的一个。他爱慕一切美好的事物，艺术天才非凡。他是一位具有伟大禀赋和远大前途的天才音乐家。

他们有一个首领，就是拉大提琴的赛拔斯梯安·邵恩，因为他的才能和年龄都高人一等，因此他理所当然地成为首领。55岁的他，又矮又胖，浓密的金黄色的头发，在太阳穴旁边垂着几绺发卷。上嘴唇的胡子很多，跟乱糟糟的络腮胡子连成一片，形成尖尖的几撮。脸膛呈淡紫色，镜片下，目光炯炯有神。每当他看乐谱的时候，还得在这副眼镜上加一副夹鼻镜。

他的两只手肉团团的，右手常常做出拉琴时那种波动的手势，无名指和小拇指上还戴着很大的戒指。

我们认为这幅素描已经大致把人物和艺术家都介绍出来了。但是，需声明的是，如果一个人 40 年来两膝之间老夹着一只会响的木头匣子，不可能不受到某种影响。这可能会影响到他的性格，甚至会影响他一生。所以，大部分的大提琴家都喜欢讲话，好发脾气，高嗓门，话说起来啰嗦个没完；不过倒是很风趣的。赛拔斯梯安·邵恩就是这样的人。他掌握着 4 个人旅行演奏的领导权，这是潘希纳、伊凡尔内和弗拉斯告莱心甘情愿的事。他们让他去接洽人，办理事务，因为在这方面他很在行。他们习惯了他处理事务的果断样子，可是有时候他们笑他“太过火”——这对于一位演奏家来说未免有点美中不足，所以不懂礼貌的潘希纳常给他提意见。旅行的路线、节目的安排、和剧院老板接洽，凡此种种的事务都归他管，这给他的急脾气发作制造了许多良机。而有关收入和财务管理方面的事情他反而不加过问，概由出色的会计、细心谨慎的第二小提琴弗拉斯告莱掌管。

这 4 位合奏者已经一一作了介绍，大家对他们每一个人的特点都有所了解了。这些特点即便算不上古怪非常，至少也够特别了。现在，请允许我把这个离奇的故事中的种种插曲讲一讲。我们先来看看这 4 位巴黎人是怎样对待这些事情的。

在各地他们享受到了无数的喝彩声。之后，因为要被带到……不！先别说出来！“不要赶拍子！”因为“殿下”会叫起来的。我们还是耐着性子，慢慢儿地向读者朋友交代吧！

时值晚上8点钟。在下加利福尼亚的这条荒野的路上，这4位巴黎人紧靠着他们的“翻倒的车”——潘希纳用霸尔提厄的作品的名字称呼它。而对这场意外的遭遇，潘希纳、弗拉斯告莱和伊凡尔内倒不怎么介意，他们甚至还联想到自己的本行玩笑起来。但是对四重奏的头儿来说，这事使得他怒火中烧。有什么办法呢？大提琴家的肝火一般都旺着，据说，他们的血一直会涌到指甲里呢！因此伊凡尔内认为他是古代2位最著名的火性子的人（埃阿斯和阿喀琉斯）的后代。

我们为了使大家不至于忘记，顺便再提一句，邵恩脾气急躁，伊凡尔内遇事冷静，弗拉斯告莱性情温和，而潘希纳则是个乐天派——他们是4个难得的好伙伴，彼此之间有一种兄弟般的情谊。他们感到有一条无论是由于利益或者是自尊所引起的争论都无法割断的纽带，他们的心就和这几件制作得完美绝伦的乐器一样，永远那么和谐。

邵恩一面抚摸着大提琴的琴匣，检查摔坏了没有，一面嘟囔着。这时候弗拉斯告莱向车夫走去：

“朋友，”他问车夫，“请问我们该怎么办呢？”

“在既没有马又没有车的情况下，”车夫回答说，“那就只好……等着……”

“等马和车子来？”潘希纳叫道。“要是等不来呢？”

“那就去找。”弗拉斯告莱提出了这个意见，他永远是面对现实。

“上哪儿去找？”邵恩狂跳着嚎叫。

“哪儿有就上哪儿去找！”车夫平静地说。

“嘿！赶车的，”大提琴家的嗓子越来越高，几乎接近了高音阶的声调，“这算什么话？你这个笨手笨脚的家伙；你把我们摔下来了，把马弄伤了，把车都摔坏了，这会儿只晓得说：‘你们自己想办法吧！’就算了事了？”

邵恩喋喋不休地指责起来，大约爱唠叨的老毛病又犯了。而这些指责毫无意义。这时候弗拉斯告莱打断了他：

“别管了，让我来想办法吧。我的老邵恩。”

然后他又对车夫说：

“现在我们在什么地方了，朋友？”

“离弗来夏 5 英里。”

“那是火车站吗？”

“不是……是一个靠近海滨的村庄。”

“我们能在那儿找到车吗？”

“四轮马车，办不到，也许能找到一辆双轮货车……”

“一辆牛拉的双轮车，就像墨洛温王朝时候那样的！”潘希纳大叫起来。

“那有什么关系！”弗拉斯告莱说。

“上帝啊!”邵恩叫苦不迭,“还是问他在弗来夏这个破地方有没有客栈吧。赶夜路的滋味我可受够了。”

“弗来夏有没有什么客栈?朋友?”弗拉斯告莱问道。

“有,我们本来打算在那儿换马的。”

“是不是只要顺着大路就能走到那个村庄?”

“是的,一直往前走。”

“那开路吧!”

“走吧!”大提琴家喊道。

“可是,让这个可怜的人儿一个人处在这种困境之中,真有点残忍,”潘希纳说。

“朋友,我说你能不能自己撑起来。”

“不行!”车夫回答说,“再说,我宁可留在这儿,跟我的车在一块儿,等天亮了我再想办法。”

“一到弗来夏,”弗拉斯告莱说,“我们就想办法派人来帮助你。”

“好,客栈老板跟我很熟,他不会不帮我的忙的。”

“我们走不走?”大提琴家喊道,他已经把他的乐器匣竖了起来。

“等一下,”潘希纳说,“让我们先帮车夫在斜坡上靠稳再走。”

他们确实应该把他从路上拉开。他自己不能走,因为腿伤得很厉害。潘希纳和弗拉斯告莱把他扶起来,帮他挪了一

个地儿，让他靠在一棵大树根上，低处的树枝垂下来刚好形成了一个树棚。

“可以走了吧？”邵恩用 2 根特别装置的皮带把琴匣背在背上，第三次发出吼声。

“好吧，”弗拉斯告来说。

然后他又对车夫说：

“那就这样吧，弗来夏的客栈老板会派人来帮助你的，在来人以前你不需要什么了吧。朋友？”

“需要，”车夫回答说，“要是你们的壶里还有剩酒的话，最好给我一点儿。”

潘希纳一看，壶还满着呢！“殿下”慷慨地献出了酒。

“有了这个，老朋友，”他说，“今儿晚上你就不会着凉了。身体里面也不会冷了！”

大提琴家最后又吆喝了一声，他的伙伴终于上了路。幸亏他们的行李都留在火车的行李车上，不曾装在马车上。这样虽然要耽误些时候才能送到圣地亚哥，但总比让音乐家们亲自扛它们到弗来夏去要好了许多。那几只提琴匣子已经够他们拿的了，尤其是那只大提琴的琴匣，实在太笨重了。一个不辜负自己的称号的演奏家的确是从来也不离开他的乐器的，就如同兵士不离开他的武器，蜗牛不离开它的壳一样。

二

在一条陌生的路上徒步前进，放眼四周之人迹罕至的荒野（这种地方通常是坏人比旅客多），碰巧又在夜里，便免不了让人心提到嗓子眼。而我们的“四重奏”现在就正处在这种情境之中。众所周知法国人很勇敢，这4位法国人当然也会尽量表现得勇敢一些。然而“勇敢”跟“卤莽”之间却有一条界线，凡是头脑清楚的人是不会把它们混淆起来的。一句话，假如火车不碰上大水阻路，假如马车不在离弗来夏5英里的地方翻车，那么我们的演奏家压根儿就不可能在这条凶多吉少的路上摸黑冒险前行。现在我们只好希望他们别碰见什么不幸的事情。

8点钟光景，邵恩和他的同伴们按照车夫指点的方向，朝海岸前进。如果只提着轻巧而不怎么碍事的小提琴的皮琴匣，还要抱怨，那就未免太说不过去了，所以乐观的潘希纳、懂事的弗拉斯告莱和理想家伊凡尔内都无半句牢骚。而那位拿着那只大提琴匣的大提琴家，简直就像背上背了一只柜子似的！根据他的性格，当然又会为此而暴跳如雷，这也在常理之